



走近石山孜

安徽淮北 姚中华

说是一座山,其实就是一堆突兀的石头,层层叠叠,矗立在一片原野之上,远远看去,如同广袤的平原上放置着一个巨型山石盆景。当地人称它为山,而且有一个由来已久的名字——石山孜。在淮北,许多人都知道石山孜。且不说地貌独特,高耸的石峰背负着各种古老神奇的传说,它还是一处史前文明遗址——新石器时代祖先的居住地。它的名声像一件珍贵的古董,古老而久远。因此,想寻找它并不难。那天,我们迎着秋日的阳光,驱车从市区出发,沿着梧桐大道向南,行驶了不到一个小时,便在开发区一片厂区背后没费多少周折就找到了它。

尽管听过有关这座山的许多传说,但来到山前,我还是有一种别样的震撼,平地上,突然冒出一堆凌乱的山石,在眼前突兀而起。巨大的石块像是在相互推搡,又像是互相依偎,从山下一直到山顶,叠罗汉一般,又似一片片盛开的巨大花瓣。石头皆呈褐色,表面光滑,只在石缝中露出尖利的棱角。一块块石头,敲击时会发出金属般的声音。亿万年的风吹日晒,这些石头非但没有被风化,反而练就了坚硬的秉性。也许正是因为坚硬,周围几处比它高大的山体开采殆尽,丢盔弃甲一般,已经失去了原有的山形,而它却鹤立鸡群般矗立在大地上,像一位孤傲的老者。

目测山体,高不过百米,这让我滋生出爬上山顶的冲动。我围着山脚转了一圈,却没有发现通往山上的道路。陡峭的山石露出冷峻的面孔,似乎有意阻挡人们上山的去路。我与当地文化学者,也是此行的向导曹大根先生只好找一处稍许平缓的地方,手脚并用,艰难地向上攀缘。山上果真纯石无土,一路看到的都是石头挤压着石头,石头支撑着石头,像是经历了一场巨大的山崩地裂后留下的场景。石山孜山体形状看上去像个圆锥体,但无尖顶,最顶端耸立着几块巨石,爬上去便是登上了山的最高峰。山虽然不高,站在顶上,依然有“一览众山小”的感觉,

周围田野一览无余,开发区厂房似乎正向这里步步逼近。咫尺之遥,就是现代化生产场景,而脚下的山体,依然是一处未曾开化的古老原始地貌。大自然用一只神奇的大手无声地雕琢着周边一切,却像是唯独遗忘了这一处沧桑孤独的石山。

广袤的淮北平原上,“孜”是一个特殊的词,用于地名,一般表示村庄和集镇,如曾经隋唐古运河码头称柳孜、濉溪最古老的称谓为口孜等等。石山孜显然是一处古老的村落或人丁聚集地。然而,这里的村落远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古村落,而是史前祖先的居住地,一处人类早期文明遗址,它与代表淮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明的蚌埠双墩文化遗址,以及代表长江中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凌家滩遗址,几乎处在同一个时期。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寂静的石山孜突然变得热闹起来,山脚下先后迎来三批考古工作者。他们在石山孜周边发掘出大量陶片、兽骨、灰堆,以及斧、铲、凿、杵臼等文物,经过碳十四检测,这些器皿和人类早期使用过的工具距今已有七千二百年历史。众所周知,历史上,这一时期是人类祖先刚刚走出茹毛饮血的年代,开始进入崭新而漫长的新石器时代。1989年,石山孜前立起了第一块石碑:“安徽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山前又立起第二块石碑:“国

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石山孜史前文明的发现与发掘,显然是淮北史学界、文化界一件意义非凡的大事。在此之前,学者们一直以“相土东迁”“相王城建”视为淮北历史文化的开篇。为此,有人专门铸造了一尊人车马铜像,象征商部落首领相土驾着马车东迁来到淮北开疆拓土。铜像立于市府门前,后来移到新建成的市博物馆。史前文明的发现与发掘,不仅将淮北地区古文明向前推进了五千多年,而且学者们还有更大胆的猜测与推论,此处极有可能是华夏的始祖炎帝的故里。

历史的天空总是布满了疑云。炎帝作为人类的前祖,炎帝故里之争由来已久,先后有陕西宝鸡、湖南连山、湖南炎陵、湖北随州、山西高平、河南柘城等地提出了炎帝故里之说。石山孜被推论为炎帝的故里,听起来有些耸人听闻,然而一些学者却为此孜孜不倦做了大量的文化历史考证。石山孜与淮北另一处古老的山体烈山同在一个区域,两处相距只有几公里。

有关烈山的由来,史学界早有定论:大约距今一万年,人类历史上迎来了冰河世纪的末期,全球气温急剧上升,冰河融化加速,华夏大地饱受大洪水的困扰。烈山正是洪水边缘旁的一座孤山。由于地下储藏丰富的煤炭和伴生的瓦斯,地壳运动,山体开裂,瓦斯不断涌出。瓦斯上升与雷电相撞形成熊熊烈火,火焰冲天,常年不熄。因此,山,被称为烈山。

下山途中,我们试图寻找几处民间传说的地点,像点将台、镇海龙珠、锣鼓洞、通天洞、牛鼻子窟、二郎神脚印等。这些地点有的是依照山中乱石堆成的形状附和的传说,有的是根据当地历史人物故事演绎而来。我们饶有兴趣地按地貌和石头的形状对照传说,仔细辨别,发现这些地点名称虽说有些牵强,倒也颇有几分神似的。重点是,这些传说,让冰冷的石头有了生命的温度,也给这座沉默的石山披上了神秘的色彩。

离开石山孜,一抹余晖正落在赤裸的山石上,远远望去,依然是一座孤山,依然是山石嶙峋的景象。

雨润乡村

安徽长丰 仇多轩

雨是乡村的精灵,雨惊醒了乡村的精灵。

春雨热情。“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在寂静的夜晚,春雨扑打着窗棂,此时听雨,让人浮想联翩。在这需要滋润的春日,嘀嗒的春雨,农作物尽情地吮吸,给农人的心中注入一剂丰收的喜悦。在一望无际的田野里,在房前屋后,在枝条上,在花盆里,那一片新鲜而又充满活力的绿色,便是春雨最得意最骄傲的色彩。淅淅沥沥中,注解着春雨对万物的情意,春雨与生命心有灵犀。雨后枝头春意闹,枝条舒展着筋骨,鸟儿清润的喉咙唱着宛转的曲子,春风也附和着,一切都传达着春的讯息。春雨带着温馨的情意,镌刻于人们的心上,生命的活力向外延伸。

夏雨急躁。阵雨是突然袭来的,大大小小的雨点倾泻下来,让人猝不及防。在外面挥汗干活的大人、玩耍嬉闹的小孩都急急忙忙地往回跑,或是找地方避雨。夏天的暴雨之后,池塘的水都是满的,孩子们更快乐起来,水成为大家最亲密的伙伴。中午,伙伴们乐得在塘边嬉戏,一个猛子扎下去,又姿势潇洒地蹿出水面。河埂上,多种有西瓜和甜瓜之类。瓜果成熟了,他们就更加活跃了。总是三五成群,今天摘我家的,明天吃你家的,忙得不亦乐乎。夏日的荷塘,总是受到孩童们的垂青。在火热而青春跃动的季节,荷塘自有一番清凉,灌木丛生,放眼皆绿,田园之乐,怡然自得。在荷塘,手脚并用“踩”藕十分有趣,“踩”是收获嫩藕的一种独特方式。顺着荷花的茎叶摸下去,不一会儿,一只白碧玉润的嫩藕便轻盈地出水了。民间有“花下藕,苔下韭”之说,此时的藕脆嫩无渣,清爽可口。更有莲蓬,深得少年的钟爱,耐得住荷杆上尖刺的划扎,涉水到中间地带采撷。“微雨过,小荷翻。”美丽了夏天,也美丽了心情。

秋雨连绵。在文人们的笔下,秋色秋雨秋声秋韵是那么富有情趣和诗意。如果是几

个月不下雨,就会带来严重旱情,农人非常焦急,很多农作物没有办法安种、灌溉。但是秋雨,有时多得心生惬意。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农人都想趁着好天气,把地里成熟的庄稼收割,运送到打谷场上,晾晒好及时运回家。记忆中,有一年的秋雨竟然断断续续下了一个月,种田的老把式们唉声叹气。打谷场上的豆秧还出了芽,我们小孩子到场上拣出了芽的豆子,聚多了当豆芽菜吃,味道竟然也很好。

冬雨恼人。冬日里,上学的孩童和上班族一族,遇到恼人的雨,甚至雨加雪,视线被遮挡,加上天气寒冷,骑行不便。冬雨也滋润着麦苗,农人们会算好时间,在小雨渐止且估计三五天不会再下大雨之际为农作物追肥,期待来年能有一个好收成。冬闲的日子里,农家人会收拾一下农具,整理一番院落,不误农时不负季节。

雨润乡村,遍地芬芳。水是乡村的命脉,乡村还没有通自来水的年代,下大雨之时,每家总是等雨水把屋上的灰垢冲干净之后,把水桶、水缸摆到屋檐下盛水,用以洗刷。季节之雨,快乐抑或忧郁,年复一年,岁月不欺。

花冲公园赞

安徽合肥 戴健

花姓之冲 旧为田畈 路边驿站 摆茶施餐
林公则徐 南下禁烟 经此停驾 小憩整冠
解放之初 苗圃肇建 改革开放 辟为公园
地处城东 工厂连片 发展生产 捷报联翩
荫翳匝地 霞光映天 人流如川 影剧院前
旧货古玩 汇成摊点 收藏博览 市场大观
春风扑面 瑶海举端 提升改造 布局谋篇
融园五境 锦上添花 一为林境 百鸟呢喃
二为草境 绿茵毯毡 三为水境 波影漪涟
四为趣境 童稚蹒跚 五为雅境 生态圃园
亭台往返 楼阁盘桓 推窗看景 移步赏轩
湖边流连 槐下结缘 夕阳礼赞 妇孺同欢
走笔论剑 问道溯源 门风家训 身教言传
球棋书画 丝竹管弦 笑靥斑斓 歌舞翩跹
梦幻广场 音乐喷泉 添光溢彩 灯火阑珊
领异标先 蔚为壮观 时代新貌 景象万千

七律·观画

安徽合肥 田聿

气爽秋高丹桂香,
韶华绽放艺之廊。
画传两岸神交远,
墨润一心情谊长。
日月潭边描夕照,
蜀山脚下绘朝阳。
相亲相爱绘童趣,
精彩斑斓共显彰。

(海峡两岸[合肥/2022]少儿艺术展金秋在合柴1972当代美术馆举行。余参与筹办,诗以纪之。)

百味·乡村

百味·诗意